

1937：孙立人浴血苏州河

○袁 帆（1975级建工）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妄图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，中华民族“到了最危险时刻”。此时，年仅37岁的孙立人担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。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做好准备，随时冲上抗战前线，一展“精忠报国”之志。不久他如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，身先士卒，英勇负伤，浴血战场。

随着近年来公众对孙立人（1900—1990）抗战事迹的高度关注，有关他在淞沪战场的经历、负伤时间及地点等详细情况出现了各种说法与演绎，有些符合情理，有些明显臆造。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？为此，笔者试图通过检索当年的媒体报道、比对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方式，努力将碎片化信息形成较为可靠的“证据链”，尽可能还原史实真相；在深切缅怀前辈史迹中，致敬所有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流血牺牲的抗战英烈。



（一九三八年春）
孙立人伤愈后的留影

一、税警总团参战概述

1937年9月下旬，已编入陆军第八军的税警总团，“从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五日止，在全战役期间，参加蕴藻浜及苏州河阵地守备战斗，及敌人在杭州湾登陆后，担负掩护大军转进作战等任务，历时六十六天”。这是时任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总团长的黄杰（1903—1995）在回忆录中的讲述。

10月1日，税警总团正式投入战斗时，惨烈的“淞沪会战”从8月中旬开始已进行了近50天。从吴淞地区源源不断登陆的日军，虽然凭借陆海空立体攻势取得了战场主动权，但中国军队拼死抵抗，将战线控制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区域约15公里的蕴藻浜一线。

经过三星期的血战后，上海北面的重要支撑点大场镇于10月25日失陷，中国军队按照统一部署，向南撤退约8公里至苏州河一带再设防



《申报》1937年10月28日报道

线，意欲利用天然屏障，阻挡日军从西面进入上海市区。1937年10月28日《申报》记载：“沪西周家桥附近激战，我军扼守苏州河南岸。”

孙立人率领所部防守苏州河防线的东翼周家桥地区，此地距离市区仅咫尺之遥，是进入上海中心的门户，必定成为敌人攻击的首要目标。从10月25日开始的一周内，敌军试图从孙立人部防守的苏州河段渡河，因此税警总团经历了进入淞沪战场后又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官兵伤亡惨重，包括第五团团团长邱之纪、第四团一营营长李邦钦等多名团营级指挥官阵亡。战斗进行到第六天，孙立人也在前线遭敌炮击，身负重伤，为抗战血洒战场。随后，孙立人被转移至市区内法租界的体仁医院抢救，在11月中旬再被转送到香港治伤，此为后话。

二、周家桥和丰田纱厂在哪里？

在当年的苏州河战场报道中，“周家桥”“丰田纱厂”屡被提起。那么，这两处战场要地在哪里呢？

由当年《申报》记者编绘的“沪西战区形势图”可知：丰田纱厂贴近中山路，往西即是周家桥镇所在。“周家桥”是形成于清末的一个集镇，苏州河在镇区北面流过，并贴近连接沪西市区的“百利南路”（今长宁路），是由西面进入上海市区的必经之地。

“丰田”的字号我们都很熟悉，这一日本著名汽车品牌正是发家于始建于1919年的丰田纱厂。当年的《申报》特别介绍过，“敌商丰田纱厂在苏州河南岸中山路以西，敌军原筑有坚固工事，现我军驻防该处，为重要据点之一。”

三、苏州河防御战与上海沦陷

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，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后的第一场中心城市保卫战。在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中日双方投入了上百万人，中国军队不但使用了几乎全部的中央军精锐部队，还调集了川、桂、黔军等地方部队奔赴前线，但最终的结果是以上海沦陷而告终。苏州河防卫战是淞沪会战临近结尾的局部战斗，造成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的战场环境与防守难度到底有多大，以税警总团防区为例：

1. **地势与阵地**：从东面中山路开始到西面刘家宅，其正面防守宽度约为3公里，地势平坦，基本无险可守。由于战争爆发突然，根本无暇进行预先的“战场规划”，没有提前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。

2. **天气与消耗**：苏州河防御战开始于10月下旬，彼时已进入深秋时节，气温下降。“苏州河南岸一带，除了少数建筑物之外不是水田就是沼泽和河汊，工事如掩蔽部和交通壕很难构筑，只有泡在水里作战，天寒水冷，使官兵两脚麻痹，难以行动，同时受敌人炮火无情的摧残，伤亡惨重”（引自《孙立人回忆录》）。与此同时，由于缺乏野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体系，没有坚固掩体，官兵无法正常睡眠，白天不能生火做饭，只能啃干粮、喝冷水，体力消耗极大。

3. **兵力与武器**：经过前一阶段的蕴藻浜阻击战，中国军队战损率较高，且无兵员补充。到苏州河防卫战时，部队没有重型火力和防空火力支援，轻武器的弹药损耗量很高，而且弹药补充困难，“补给品能送达前方者，不及所需三分之一”。

在与日军“空中飞机助攻，地面重

炮轰击，后勤补给充足”的对比中，中国军队的防御难度越来越大，虽然官兵以巨大伤亡迟滞了日军的攻势，但失利的结果已不可避免。11月11日，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《告上海同胞书》，宣告中国守军撤退。风雨凄凄，上海于11月12日沦陷。

四、孙立人浴血苏州河

面对强敌，中国军人英勇杀敌，表现出顽强斗志。孙立人在苏州河防御战中身负重伤，用鲜血与生命诠释了精忠报国的崇高志向。

1. 他人对孙立人负伤情况的回忆

关于孙立人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负伤，现在的坊间说法主要来自第八军军长黄杰的回忆录，“十一月三日，敌乘我伤亡惨重，不断增援猛攻，税警总团第二支队司令孙立人身负重伤”。更详细的说法来自第二支队司令部参谋郑殿起的回忆录，“四日凌晨三时许，……（孙立人）走出（第五团）指挥所掩蔽部，弯腰低头用手电筒看地雷，一颗榴散弹在他的上空

爆炸，将他的背部、臀部及两个上臂炸伤十几处，有八九块弹片进入体内。”

2. 孙立人本人的回忆

对于苏州河战斗及负伤的经过，孙立人本人的回忆是这样的：

10月25日，“带着本团的营长第一营李邦钦、第二营李鸿、第三营张在平，到苏州河南岸去观察地形及阵地配备、工事的构筑”；“我沿着河岸观察判断敌人有可能使用的渡河点，发现纱厂高楼前的河身最利于敌人渡河。所以告诉第一营营长李邦钦说，（这里）要特别注意，防止敌人夜间渡河”；“对于各种地形的利用、阵地的部署，都一一详加指示，并要各营务必在天黑之前将阵地筑好，预料敌人会在一两天内就可能向我们阵地攻击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纱厂”，就是“丰田纱厂”。

10月26日，“拂晓，我再度去查看各营的防御工事，以及火线配备，一切做得都很好，而士气尤其高昂”；告诉士兵“日本人的火力比我们强，我们必须以智取，以谋胜，切不可鲁莽而作无谓的牺牲。”

10月27日，“对岸有零散的枪声传来”，指示部队“要阵地严加戒备，敌人在晚上可能就要开始行动了”；“半夜时，敌人在我所料定的地方以橡皮舟强行渡河，那个地方河宽不到四十公尺。”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，至拂晓“枪声平息下来，敌人完全被消灭”。

10月28日，自前一



《申报》1937年10月29日报道

日敌军开始渡河，双方经过一夜的战斗后，孙立人部打退日军进攻。当夜，敌军再次发起渡河攻击，孙立人接到黄杰总团长电话，“说左翼（第五团）防线敌人已强行渡河，我方阵地已被突破，现调第三团至该团防区增援，以歼灭渡河之敌”；“我接了电话之后，马上前往第五团指挥所。”

整个夜晚，孙立人往返于各处战场之间，但第三团未能有效增援，部分敌军渗透进苏州河南岸，情况十分紧急。

10月29日，整个上午孙立人都在为调预备队第一营做准备，“由营长李邦钦率领，以肃清已渡河的日军为目的，限正午十二时开始威力搜索，攻击前进。”

到下午三点十分，得到报告“李营长受重伤”（后牺牲），孙立人即刻赶往前线。这时一营已攻抵苏州河边，他到达后，发现敌人“两岸工事非常坚固，对岸地势较南岸高，浮桥做得约三公尺，人与步兵重武器都可以通过，对我方威胁很大，所以我决心要在黄昏后把浮桥及桥头堡破坏，以免后患”。

《申报》随军记者10月29日晚间报道中记述：“今晨起，敌以大炮向苏州河南岸丰田纱厂以西我军阵地轰击，尤集中于

华漕镇，敌机亦来回侦查投弹，至午稍形沉寂，惟至午四时半，炮声又起，丰田纱厂中弹起火，迄报告时尚未熄灭。”所述情况与孙立人回忆相互印证。

黄昏后，孙立人召集一营的代理营长及各连长讨论如何破坏敌桥头堡和浮桥，提出了火攻、潜水爆破、火力强攻等三个方案。孙立人始终都在前线督战，战斗进行到半夜，苏州河南岸敌人阵地被攻克。正当部队开始破坏浮桥时，“河对岸一阵火炮向我们射击过来，弹片齐飞，我只觉得身上一麻就人事不知晕过去了。但我心中仍然有些明白，我任务还未了，也还未交代，我死了是不甘心的”（《孙立人回忆录》）。

结语

让我们记住：孙立人负伤时间是1937年10月29日深夜至10月30凌晨之间，地点在苏州河南岸的周家桥地区。

88年过去，当年周家桥地区的战场遗迹只留下了日商丰田纱厂的办公楼。站在这栋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百年历史建筑前，我仿佛又看到孙立人的身影，我相信他一定来过这里！

虽然物是人非，但历史并未湮灭。在和平的环境里，我们找寻战争的遗迹，探究抗战将士的战斗经历，只为“呼吁和平，反对战争”。因为我们深知：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“岁月静好”，只是因为有一代代保家卫国的战士在为我们流血牺牲！

2025年9月5日修订于上海



日军拍摄的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阵地概貌（1937年11月）